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一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泰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一

象上傳

本義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本義 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

程傳 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

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集說游氏酢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朱子語類云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地勢坤○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彊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胡氏炳文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

子也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蔡氏清曰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胸中義理無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自君子自彊不息至慎辨物居方皆聖人之藴因卦以發者也○林氏希元曰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而有彖傳文言諸作矣見得易理無窮又合二體之象作傳以發明之○何氏楷曰健而無息之謂乾中庸言至誠無息者通之於天也自彊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爲法天事耳始於不息終於無息故中庸於無息之下文而推原之曰不息則久自彊之法何如曰主敬

君子莊敬日强

案彖傳釋名或舉卦象或舉卦德或舉卦體大象傳則專取兩象以立義而德體不與焉又象下之辭其於人事所以效動趨時者既各有所指矣象傳所謂先王大人后君子之事固多與彖義相發明者亦有

自立一義而出於彖傳之外者其故何也曰彖辭文辭之傳專釋文周之書大象之傳則所以示人讀伏羲之易之凡也蓋如卦體之定尊卑分比應條例詳密疑皆至文王而始備伏羲畫卦之初但如說卦所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而已因而重之亦但如說卦所謂八卦相錯者而已其象則無所不像其義則無所不包故推以制器則有如繫傳之所陳施之卜筮亦無往不可以類物情而該事理也夫子見其如此是故彖象則本乎義名則因乎周義則斷以已若曰先聖立象以盡意而意無窮也後聖繫辭以盡言而言難盡也存乎學者之神而明之而已矣此義既立然後學者知有伏羲之書知有伏羲之書然後可以讀文王之書此夫子傳大象之意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本義陽謂九下謂潛 程傳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程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集說陸氏希聲曰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於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於物故曰德施普也○梁氏寅曰德施普正孟子所謂正已而物正者也所謂德施豈必博施濟衆乃謂之施乎蓋聞其風而興起者無非其德之施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三以自脩故曰反

復四以自試故曰進退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程傳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集說石氏介曰進无咎也

一句是承或躍在淵言非決其疑也蓋曰如此而進斯无咎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造猶作也 程傳大人之爲聖人之事也 集說徐氏幾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

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程傳盈則變有悔也 集說谷氏家杰曰亢不徒以時勢言處之者與時勢俱亢方謂之盈不可二字聖人深為處盈者致戒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程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集說谷氏家杰曰一歲首春一月首朔似有首矣然春即臘之底朔即晦之極渾渾全全要之莫知所終引之烏有其始更無可為首也

用九者全體天德循環不已聖人之御天者此也

案此不可爲首與不可爲典要語勢相似非戒辭也若言恐用剛之太過不可為先則天德兩字是至純

至粹無以復加之稱非若剛柔仁義倚於一偏者之謂尚恐其用之太過而不可為先則非所以爲天德矣程子嘗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即不可為首之義如所謂不可端倪不可方物亦此意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本義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程傳　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集說　朱子語類云高下相因只是順然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林氏希元曰地勢坤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載物蓋坤之象為地重之

又得坤焉則是地之形勢高下相因頓伏相仍地勢之順亦惟其厚耳不厚則高下相因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順惟其厚故能無不持載故君子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羣黎百姓倚我以為安鳥獸昆蟲草木亦倚我以為命使褊心凉德其何以濟而天下之望於我者亦孤矣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程傳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愼終於始

○丘氏富國曰乾初九小象釋之以陽在下坤初六小象釋之以陰始凝聖人欲明九六之為陰陽故於乾坤之初畫言之○胡氏炳文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集說王氏安石曰六二之動者六二之德動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王氏宗傳曰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盡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項氏安世曰乾以九五為主爻坤以六二為主爻葢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

二在地支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即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即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不習无不利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蔡氏清曰地道是直方地道之光是直方而大處直方而大即便不習无不利○葉氏爾瞻曰直以方看一以字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存乎內者直是以見乎外者方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傳云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逾鋤逾生逾匿逾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已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雖强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王氏申子曰含非含藏終不發也待時而後發也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必其知之光大也淺暗者有善唯恐人不知

豈能含晦哉

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程傳能愼如此則无害也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程傳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爲元吉集說谷氏家杰曰黄裳是中德之發為文治也象又推本於在中謂文豈由外襲者哉文德實具於中故也中具於内曰黄中中見於外曰黄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即美在其中意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程傳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乾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坤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乾至上而窮則災坤至上而窮則戰戰則不止於悔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本義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程傳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　集說荀氏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程氏迥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主所以大終○朱子語類云陽為大陰為小陰皆變為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俞氏琰曰坤體本小變為乾則其用大故曰以大終也○陸氏振奇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為統坤重貞以貞為安○程氏敬承曰陽之極不為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終始循環變化

無端造化之妙固如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程傳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爲也

集說李氏舜臣曰坎在震上爲屯以雲方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爲解以雨澤既沛無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者乃所以散屯而雲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項氏安世曰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經以象雷之震綸以象雲之合○馮氏椅曰雲雷方作而未有雨有屯結之象君子觀象以治世之屯猶治絲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解其結而使就條

理也○吳氏澄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紛亂屯之時必欲解其鬱結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傳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陰自為貴乎

集說王氏弼曰不可以進故磐桓也非為宴安棄成務也故雖磐桓志行正也○楊氏萬里曰磐桓不進豈眞不為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故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王氏申子曰初磐桓有待者其志終欲行其正也況當屯之時陰

柔者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必從之以為主而初又能以貴下賤大得民心在上者果能建之以為侯則屯可濟矣故利○胡氏炳文曰乾坤初爻提出陰陽二字此則以陽為貴陰爲賤陽為君陰爲民陰陽之義益嚴矣

六二之難乗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程傳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乗剛為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程傳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卽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卽鹿以有

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集說楊氏簡曰夫无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為禽所蔽雖无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窮也○蔡氏清曰從字重是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徇物也案象傳有單字成文者如此文窮也下文明也是即起例處餘卦放此

求而往明也

程傳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集說胡氏瑗曰必待人求於已然後往而應之非君子性脩智明其能與於斯乎○俞氏琰曰彼求而我往則其往也可以為明矣如不待其招而往則是不知去就之義謂之明可乎○蔣氏悌生曰指從九五凡退下為

來進上

爲往

案傳義皆謂巳求人也胡氏俞氏蔣氏皆作人求巳而巳往從之於求而往三字語氣亦叶又易例六四應初九從九五皆有吉義故作從初從五俱可通

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集說谷氏家杰曰施字當澤字澤屯而不施即未光非謂得施而但未光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程傳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

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集說楊氏簡曰何可長長者言何可長如此也非惟深憫之亦覬其變也變則庶乎通矣

案象傳凡言何可長者皆言宜速反之不可遲緩之意如楊氏之說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程傳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集說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王氏宗傳曰不曰山下有水而曰山下出泉

云者泉者水之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矣○眞氏德秀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徐氏幾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蔡氏淸曰果行育德是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敎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敎也葢後之

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集說項氏安世曰刑之於小所以脫之於大此聖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至其極也用師擊之猶爲禦而不寇蓋聖人之於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爲一卦之主也與

子克家剛柔接也

本義指二五之應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本義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集說熊氏良輔曰蒙小象凡三順字只是一般不必以不順爲不慎蓋六三所行不順故勿用取之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本義實叶韻去聲程傳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實○項氏安世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王氏申子曰陽實陰虛獨遠實者謂於一

卦之中獨不能近陽實之賢故困於蒙而無由達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集說胡氏一桂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程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程傳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無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胡氏瑗曰飲食者所以養身也宴樂者所以寧神也是亦樂天知命居易俟時耳○朱子語類云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吳氏澄曰宴者身安而他無所營作樂者心愉而他無所謀慮也飲食則素其位而宴樂則不願乎外

也○谷氏家杰曰雲上於天而後可以待雨君子有為於前而後可以待治不然不幾於坐廢乎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集說孫氏質卿曰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意氣所動或為事勢所激雖犯難而不顧耳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本義行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程傳行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集說楊氏簡曰行在中者言習中寬行平夷初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夫如是終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本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程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集說朱子語類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

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項氏安世曰寇雖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之則至我敬慎而無失則雖與之逼亦無敗理○丘氏富國曰坎險在外未嘗逼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程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集說楊氏簡曰六四入險而傷然不言吉凶何也能需而退聽故也易之為道無所不通雖如四之入險而傷其處之亦有道六與四皆柔故有順聽之象○吳氏澄曰謂六四柔順以聽從於九五也○胡氏炳文曰三能敬則雖逼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

順固處險之道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集說梁氏寅曰言以中正見其飲宴者非耽樂也○張氏振淵曰内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德惟中正所以需合於貞而得吉中正即孚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處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本義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程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

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

至於大失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是少錯○蔡氏清曰雖不當位謂其陰居險極正與困上六困於葛藟未當也一般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義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程傳**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集說** 吳氏澄曰水行而下天行而上其行兩相背戾是違行也○胡氏炳文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

必言矣○林氏希元曰訟不興於訟之日而興於作事之始作事不豫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於其始而謀之看事理有無違礙人情有無違拂終久有無禍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爲則訟端無自起矣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程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集說王氏申子曰止訟於初者上也故於訟之

初即以訟不可長為戒○俞氏琰曰彖傳云訟不可成蓋言訟之通義而不欲其成爻傳云訟不可長蓋言初為訟端而不欲其長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本義掇自取也 程傳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上兩句皆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句法○王氏申子曰知義不克歸而逋竄猶可免禍若不知自反則禍患之至如掇拾而取之矣彖稱二剛來而得中而爻義乃如此蓋彖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之用以言之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程傳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　集說喬氏中和曰三食舊德其卒也斯謀斯猷皆我后之德從王事而无成何以訟爲故從上吉

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程傳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集說丘氏富國曰二沮於勢四屈於理此二之美所以止於无眚而四之貞所以爲不失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程傳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集說楊氏啓新曰中正則

虛心盡下而聽不偏因事求情而斷合理此之謂大人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集說蔡氏清曰亦不足敬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況終必見褫乎猶益上九曰莫益之偏辭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程傳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集說陳氏琛曰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非師之象乎君子觀師之象必容保其民必畜其兵衆焉蓋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

必制田里敘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旣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爲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於此矣苟平時誨之無其方則緩急誰復爲之用哉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傳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集說蔡氏清曰不曰否者明否臧之臧凶而曰失律凶爲失律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集

說干氏寶曰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丘氏富國曰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谷氏家杰曰不曰威而曰懷見王者用師之本心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集說楊氏簡曰行師之法權歸一將使衆主之凶之道也衆所不一必无成功九二既作師六三居二之上有權不歸一之象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程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集說楊氏時曰師以右為主常也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量敵而後

進慮勝而後會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中行是九二居中也使不當謂六三失位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本義聖人之戒深矣

程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集說楊氏簡曰師之終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賞功也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開國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於此始言勿用者因

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為將帥幸而成功則難於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可○胡氏炳文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懐邦亂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邵氏寳曰弟子輿尸戒於師始小人勿用戒於師終始無弟子則終無小人即使有之或賞而不封或封而不任不任亦不用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本義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閒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閒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程傳** 夫物相親比而无閒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集說** 張氏浚曰水行地上小大相比率以

歸東先王法之建萬國以下比其民親諸侯以上比其君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相維順以聽命制得其道也○朱子語類云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比天下之道○馮氏當可曰地上之水異源同流畎澮相比以比於川九川相比以比於海如萬國諸侯大小相比而方伯連帥率之以比於天子也○胡氏炳文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無閒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閒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程傳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集說蔣氏悌生曰爻辭有孚凡兩更端及盈缶等語象傳皆畧之直舉初六為言可見比

之要道在乎始先此義與卦辭後夫凶之意相發明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程傳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集說朱氏震曰六二柔也恐其自失也二處乎內待上之求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曰不自失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程傳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集說丘氏富國曰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胡氏炳文曰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程傳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集說楊氏簡曰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於其初及終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則有終無始何以能終故曰无所終也○蔣氏悌生曰即卦辭後夫凶之義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本義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程傳** 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集說** 林氏希元曰大風一過草木皆為屈撓過後則旋復其舊是能畜而不能久也有氣而無質故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傳 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集說** 張氏浚曰能反身以歸道其行已必不悖於理是能自畜者也故曰其義吉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亦者承上爻義　程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集說楊氏萬里曰初安於復故為自復二勉於復故為牽復能勉於復故亦許其不自失○俞氏琰曰往而不復則不能不自失既復矣則亦不自失也云亦者承上爻之義以初九之不失而亦不失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程傳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下卦三陽皆為巽所畜者也

初九止之於初不施畜止而自復於道無過可補此畜之最美者也九二已動而後牽之牽而後復畜而後止已用力矣以其在中而未遠故亦不至於失道亦之為言猶可之辭也九三剛已過中而後畜之四當其上其勢必至於相拂如人已升輿輻說倸而止之夫不行正妻反目而爭之故曰不能正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傳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集說郭氏忠孝曰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惟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王氏宗傳曰但云惕出則血去可知蓋謂恐懼猶免則傷害斯遠矣舉輕以見重也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程傳有孚攣如蓋其鄰類皆牵攣而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惟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程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隂將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隂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集說楊氏簡曰既畜而通矣而又往致其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其不順也坤上六曰隂疑於陽亦此也凶道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本義程傳備矣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

觀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履如何都作禮字說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王氏應麟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何氏楷曰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

者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集說李氏心傳曰素履往即中庸所謂素位而行者也獨行願即中庸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集說谷氏家杰曰初之素而曰行願二之坦而曰不亂可見其身之

履皆由於志之定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程傳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 集說王氏申子曰三質暗才弱本不足以有爲以當履之時一陰爲主適與時遇是以不顧其位不當勇於行而履危蹈禍斯道也唯武人用之以爲王事一於進以行其志之剛則可故爻辭於咥人凶後言之用各有當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傳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集說李氏過曰畏懼所以行其志也○王氏申子曰三與四皆履虎尾者三凶而四吉何也三柔而志剛勇於行而不知懼四剛而志柔謹於行而知所懼也懼則能防是以終吉其吉者上進之志行也○沈氏一貫曰合而言之則乾為虎離而言之惟五為虎故九四亦有履虎尾之象以九居四正與六三相反故其志行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本義傷於所恃

程傳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

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程傳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集說林氏希元曰在上履之終也言於履之終而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在上是觧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觧元吉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本義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程傳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

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裁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裁成是截作段子輔相是佐助他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作春夏秋冬四時○蔡氏淵曰氣化流行儱侗相續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

此輔相天地之宜也○王氏申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所以為泰人君象之裁成其道輔相其宜此天地之間所以無一物之不泰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集說楊氏萬里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案傳只舉包荒非省文以包下蓋包荒是治道之本然包荒而得合乎中道者以其正大光明明斷無私

是以有馮河之決有不遐遺之照有朋亡之公以與包荒相濟而中道無不合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

案天地際只是言乾坤交接之際也自卦言之外卦為陰往自爻言之外卦又為陰來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 程傳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

衆所同者時也

集說 李氏簡曰爻言不富象言失實是皆不以富貴驕人而有虛中無我之意也鄰類也謂五與上也故四五皆稱行願在下卦之初則明以彙交於上在上卦之初則明以鄰交於下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俞氏琰曰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爲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也願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蓋出其本心故曰中心願也○何氏楷曰失實即不富之謂不富而其鄰從之者以三爻皆不富而欲資於陽故也不待期約而相孚各出於其中心之所願欲也

案王弼以陰居上爲失實而傳義從之考易中皆以陰陽分虛實不因乎上下也故凡陽爻爲實爲富陰爻爲虛爲不富則失實之爲解不富明矣失實猶言實若虛也四五皆虛中以下交其視勢位與才德皆

若無有然者大學所謂無他技孟子所謂忘勢是也李氏俞氏何氏之說蓋合經指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傳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集說王氏宗傳曰中以行願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程傳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程傳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辟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本義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程傳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集說王氏弼曰志在於君故不苟進○胡氏瑗曰君子之志未嘗不在致君澤民也雖當此否塞之時引退守正不苟務其進

俟時而後動者亦志在致君澤民而已○郭氏雍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卦象以内爲小人而爻以初爲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無常也志在君者君子愈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蓧之徒聖人無取焉○王氏宗傳曰時方否塞故以彚以彚守正於下若反否而爲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彚征矣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初六之象曰志在君以言行止雖繫於時而君子之志於君亦無往而不在也

案此爻本義主小人說故欲其以愛君爲念然卦象雖分別大小而爻辭則皆繫以君子之義朱子嘗荅陳亮書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道義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亦所以報不報之恩豈必進爲而撫世哉正此象傳之意也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本義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程傳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二當上下不交之時五雖正應無由而通包承小人之常態也乃若大人則不以非道求合身雖否而道亨又豈務為包承之事以雜亂於羣流之中而不自知耶

包羞位不當也

程傳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 集說王氏弼曰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傳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傳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程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集說何氏楷曰則字要歸到人事謂否極

則當思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責成於人之意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程傳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集說虞氏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以類族辨物也○朱子語類云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傳出門同人於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疏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集說林氏希元曰出門同人是解同人于門明于門為出門也言出門外去同人無私繫而能同人者也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又誰得而咎之○何氏楷曰同人于門傳以出門同人釋之加一出字而意愈明

同人于宗吝道也

程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集說姜氏寶曰必出門然後无咎若于宗則門內之人而已此所以吝也

案凡易例九五六二雖正應然於六二每有戒辭比之不自失萃之志未變是也在同人之卦其應尤專

故曰各道言若同於情之專而不同於理之正則其道可各亦因占設戒之辭爾非與卦義異也但在卦則通言應衆陽而不專指九五之應在爻則偏言與五位相應而因以發大公之義各不相悖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本義言不能行 程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案敵者應也若艮言敵應中孚言得敵皆謂應爻也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程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直謂理直 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强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强也 集說董氏銖曰雖大師相克而後相遇亦以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也

案易凡言號者皆寫心抒誠之謂故曰中直言至誠積於中也當同人之時二五正應必以相克而後相

遇者因外卦以反異歸同取象無他旁取也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程傳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集說蔡氏淵曰未及乎野非盡乎大同之道者也故曰志未得

案卦外有野象于野曰亨而此爻但曰无悔則知郊去野猶一間而大同之志未得也孔子可謂善讀周公之爻矣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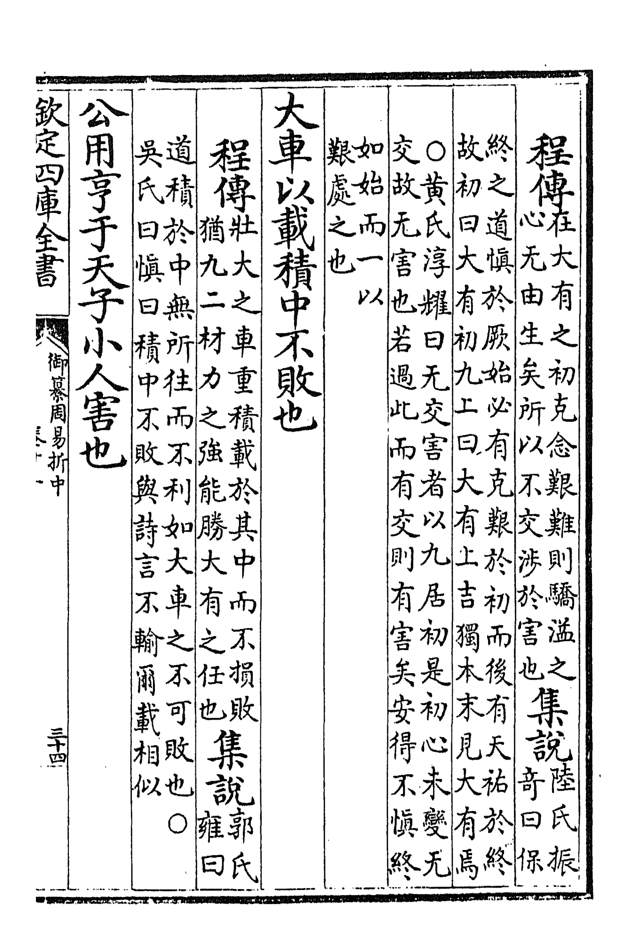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

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程傳火髙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集說王氏弼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司馬氏光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無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楊氏萬里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已出故極於遏而揚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傳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集説陸氏振奇曰保終之道慎於厥始必有克艱於初而後有天祐於終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末見大有焉○黄氏淳耀曰无交害者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過此而有交則有害矣安得不慎終如始而一以艱處之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程傳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集説郭氏雍曰道積於中無所往而不利如大車之不可敗也○吳氏曰慎曰積中不敗與詩言不輸爾載相似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程傳 公當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蓄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集說** 方氏應祥曰爻言小人弗克傳言小人害弗克則必至於害矣

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本義 晳明貌 **程傳** 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集說** 梁氏寅曰謂之明辨而又謂之晳者見其明智之極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程傳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　附録孔氏穎達曰信以發志者釋厥孚交如之義由已誠信發起其志故上下應之與之交接也易而无備者釋威如之吉之義所以威如者以已不私於物惟行簡易無所防備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

案孔氏之說亦有理蓋言威如則疑於上下相防矣故申之曰易而无備明乎遏惡揚善順理而行非有所戒備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傳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攬權位惟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象傳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

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為大君也○趙氏彥肅曰五能尊上此大有所以上吉也君之大有極於尊賢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

程傳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裒多益寡是

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馮氏椅曰凡大象皆别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象與六爻無此意○蔡氏清曰以卑藴高謙之象也此與上本義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不同上所謂謙者主山言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藴則高内充而外歛也○楊氏啓新曰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多下人之心常寡不裒而益之則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閒不得其平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遜順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多者裒之則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益之則視人不見其不足而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矣兹其爲君子之謙與其

案諸說皆說向謙本義上惟馮氏以爲推說亦可相備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集說孔氏穎達曰牧養也解謙謙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養其德也○王氏宗傳曰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之所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方也○張氏栻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俞氏琰曰爻辭謙謙句斷爻傳乃以君子綴於謙謙之下謂謙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謙謙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程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為之也 集說胡氏瑗曰中心得者言君子所作所為皆得諸心然後發之於外故此謙謙皆由中心得之以至於聲聞流傳於人而獲至正之吉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傳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

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爲善之故也 集說 吳氏澄曰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俞氏琰曰爻辭本以勞謙句點爻傳又以君子二字屬之言勞而能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如是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義 言不爲過 程傳 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惟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傳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集說何氏楷曰侵伐非黷武以其不服不得已而征之正以釋征伐用謙之義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程傳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六二鳴謙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鳴謙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鳴豫象又以志解之然則凡言鳴者皆志也志有憂有樂皆寓於鳴當豫之時人志以從上爲樂當謙之時人志在

下不以上爲樂也○谷氏家杰曰上之鳴謙外雖有聲譽而其心則歉然不自滿足志猶未得也志未得正是謙處○何氏楷曰志未得者上居謙之極方自視歉然而猶以其謙爲未足如益贊於禹滿損謙益之意

案象傳意言上六之鳴謙由其中心之志欿然不自滿足故也是以雖可用行師而但征其邑國蓋始終自治之意亦猶同人之上其志未得者乃未能遂其大同之心故亦欿然而未足也無同人之上之心則未極乎大同之量矣無謙之上之心則未極乎謙德之虛矣谷氏何氏之説獨見大意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程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

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集說 荀氏爽曰樂者聖人因人之豫而節之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其和可以感鬼神而況於人乎○鄭氏康成曰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萬物乃豫也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胡氏炳文曰本義云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爲義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名神人之和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窮謂滿極　程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集說楊氏簡曰位之在下未爲窮也豫而鳴其志窮矣○趙氏汝楳曰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而競躁如此是志已先窮自取其凶者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　集說黃氏淳耀曰中正即介石意是推明所以不終日之故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傳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集說王氏申子曰此爻與六二相反盱則不能介于石遲則不能不終日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程傳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集說喬氏中和曰剛應而志行蓋由四以陽剛為羣陰所應故其志得以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程傳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　集說楊氏時曰居恆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豫之時無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

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救正之故以正為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鄭氏汝諧曰二與五皆不言豫二靜晦不為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若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是以終未亡而常存○胡氏炳文曰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於豫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於憂患而死於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集說胡氏瑗曰何可長者言其悅豫過甚至於情蕩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長如此乎言能渝變則可以无咎也○王氏申子曰豫至

於上極矣極則不可以久速渝可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程傳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　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集說玄曰翟氏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朱子語類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伏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集說俞氏琰曰卦以陽爻為主為主者故不當隨人而陽亦不當隨陰然以正從正則隨道之當然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案九五六二之應同也在比萃則吉在同人則吝在隨則係小子而吝亦可知矣所以然者皆因卦義而

變卦義以剛下柔柔必係之故推之爻義而知其弗兼與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

程傳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集說黃氏淳耀曰人之取舍係乎志三志既係於四則所舍必在於初矣在二則因係以明其弗兼在三則因舍以㫁

堅其所係

案此爻何以知其志舍下以無剛來下之則必從上之剛矣四近而初遠故也卦義以剛下柔而此爻以柔從剛於時義則不合而不失乎陽唱陰隨之常理故聖人猶嘉其志焉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集說袁氏樞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案義者謂卦義也卦義剛下於柔而四剛為柔隨且處近君之地尤有招納之嫌故曰其義凶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程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案當隨之時居尊位而有正中之德則所孚者皆善矣初五皆言吉而五尤吉以其正中故爾

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窮極也　程傳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案上窮則有高亢之意在人如絕世離羣往而不返者是也卦之陰爻皆云係至上六獨曰拘係之故夫子發明其義以為因上六之不易係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程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集說李氏舜臣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

取於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楊氏文煥曰振萬物者莫如風育萬物者莫如山○李氏簡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可也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俞氏琰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於山下為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沈氏一貫曰風遇山而回物皆擾亂是為有事之象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

案諸家以振民育德俱為治人之事與傳義不同考其文意似為得之蓋治己不應後於治人而蒙之果行育德亦施於蒙者之事也若漸之居賢德善俗為治己治人則語次先後判然且居與育亦有别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程傳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集說項氏安世曰幹父之蠱迹若不順意則承之也迹隨時而遷久則有敝何可承也孝子之於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楊氏簡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張氏清子曰不則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楊氏啓新曰前人以失而致蠱未必無悔過之心幹父之蠱乃承考之意而置之無過之地也此聖人以子之賢善歸之於父為訓之義大矣

案意承考釋考所以无咎如楊氏之說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 幹母蠱之善者也 集說吳氏曰愼曰爻曰不可貞所以戒占者傳曰得中道則是本爻象言其能不至於貞者也貞則非中道矣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 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集說蔡氏清曰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集說趙氏汝楳曰謂重柔之往未得遂其有事之志斯其為幹蠱者之吝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程傳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六五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蠱者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鄭氏維嶽曰既曰蠱矣何德之可承夫使人不曰承敝而承德若不知其為前人之蠱然者

案程傳謂九二承以剛中之德然凡言承者皆就父子之繼而言故初之意承考考此之承以德文義相似也不以事承考而以意承考不承父以事而承父以德父之德著則譽亦彰矣承以德正釋用譽之意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傳 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

之志可為法則也 集說 陸氏銓曰士何事尚志志可則也正是高尚其事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本義 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程傳 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集說 王氏弼曰相臨之道莫若悅順不恃威制得物之誠故物無違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劉氏牧曰岸高於澤俯臨之也○胡氏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俞氏琰曰臨有

二義以爻之陰陽言則為大臨小以象之地澤言則為上臨下○蔡氏清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也教人以善謂之忠味忠之一字方見此之所謂教思者○又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可見君子教思之无窮民吾同胞以至鰥寡孤獨皆吾弟凡之顛連無告者也必使皆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君子之容保民无疆也槩臨者大也澤上有地澤之盛滿將與地平大之義也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蓋言王澤之盛大所以淪浹之深而漸被之廣者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爻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集說吳氏曰愼曰有

守正有行正臨初正與屯同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未詳 程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案君子道長天之命也然命不于常故彖言八月有凶而傳言消不久君子處此惟知持盈若虛所謂大亨以正天之道者則順道而非順命矣以二為剛長之主即卦主也故特發此義以與彖意相應凡天之

命消長焉而已方其長也則不順命不受命知盈不可久而進不可恃也及其消也則志不舍命知物不可窮而往之必復也

易之大義盡在於斯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程傳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强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集說李氏簡曰六三不中不正處不當位雖甘說此位亦安足以有臨乎能知而憂之强勉自改則過咎不長也

案三之爻位不當而四之爻位當故其德有善否然三之所處位高勢盛不可甘也而甘之此其所以為不當也四之所處與下相親最切至也而能至焉此其所以為當也是為借爻位之當不當以明所處位

之當不當易之例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集說鄭氏汝諧曰其位在上下之際臨之切至也凡上之臨下惟患其遠而不相通四既近於下其所處之位至當是以无咎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集說沈氏該曰能以其知行中者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程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集說張氏振淵曰志在內即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將天下國家置在度外雖有些小德澤終是淺薄

案此志在內當與泰初志在外反觀同是天下國家也自初言之則為外自上言之則為內伊尹躬耕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可謂志在外矣堯舜耄期倦勤而念不忘民可謂志在內矣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遊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

也省方觀民也 集說九家易曰風行地上草木必偃設教為民觀也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劉氏牧曰風行地上無所不至散采萬國之聲詩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集說王氏申子曰卑下而無遠見在凡民為可恕在君子為可羞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為醜也 程傳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集說郭氏忠孝曰男女吉凶不同故恆卦曰婦人吉夫子凶則知利

女貞者固為男之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業道即進退之道量而後入則不失乎進退之道矣

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於王朝也

集說

楊氏簡曰言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

觀我生觀民也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程傳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集說胡氏瑗曰觀流則可以知源觀影則可以知表觀民則可以知己政之得失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程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

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集說 陸氏希聲曰民之善惡由我德化其志未平憂民之未化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本義 雷電當作電雷 程傳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集說 侯氏行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敕法以示萬物也〇項氏安世曰陰陽相噬而有聲則為雷有光則為電二物因噬而嗑故曰雷電噬嗑〇徐氏幾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敕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

象異○張氏清子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蔡氏清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薛氏瑄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明並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用法貴乎明慎並用

屨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程傳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

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集說胡氏炳文曰下卦爲震滅趾使其不敢如震之動也動則進於惡矣

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乘剛者釋噬膚滅鼻之義以其乘剛故用刑深也

遇毒位不當也

程傳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案此亦借爻位之不當以明其所處之難爾非其所行有不當也若所行有不當則施之刑獄其失大矣安得无咎又豈獨小吝而已乎

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集說方氏應祥

曰慮聽訟者之心有所未光故以利艱貞爲戒

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釋象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釋象以位言此以事言六五以柔用獄行以正厲其无咎者得用獄之當者也○林氏希元曰得當即是得用刑之道不就爻位說若果是說位得中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程傳人之聾暗不悟積其

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上卦爲離滅耳言其不能如離之明也○林氏希元曰聰字單言則包明與明並言則聰又爲體而明爲用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本義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程傳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果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愼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

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集說

王氏弼曰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朱子語類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於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與周禮秋官同意○蔡氏淵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貴則文飾而沒其情矣○何氏楷曰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其明察而緣飾以沒其情民且有含冤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

者比皆敢心誤之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程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賁其須與上興也

程傳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集說侯氏行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上無其應三亦無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無應可相與而興起也○袁氏樞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

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也○沈氏一貫曰上無正應而從乎三故曰與上興賁從陽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集說蔡氏淵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己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沈氏一貫曰下三爻皆取離義至三而文明極矣有溺質之象惟永貞則濟之以艮止故吉而莫之陵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程傳四與初相遠而

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寇鄰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集說 朱氏震曰純白無僞誰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郭氏雍曰四雖自飾亦有皤如之質猶丘園之賁虛已待物之象也初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四雖懷疑終何尤哉

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集說 方氏應祥曰於文勝之時而爲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非自喜也爲世道喜也

案傳於五位多言有慶慶大而喜小也此爻居尊而返樸崇儉亦可以易俗移風而但曰有喜者且就一

身無過言爾如无妄五損四兌四之例皆以無疾爲喜若推其用則化成天下慶在其中矣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程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項氏安世曰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爲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爲虛文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故曰與上興也二與上交而成卦二以上爲主猶須以陽爲主也深明文之與質未嘗相離故不言吉凶吉凶繫於質也上九分剛上而文

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爲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爲文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上得志也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故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案項氏以與上興爲上九不如指九三言爲當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程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

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集說 虞氏翻曰山高絶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君當厚錫於下然後得安其居○劉氏牧曰山以地爲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爲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司馬氏光曰基薄則牆頹下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朱子語類云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傳 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没陽於下也滅没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集說 虞氏翻曰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及於上故曰以滅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本義言未大盛 程傳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集說崔氏憬曰辨當在第足之間是牀梐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吳氏澄曰若六三之剝之唯其有與也○龔氏煥曰六二陰柔中正使上有陽剛之與則必應之助之而不為剝矣惟其无與所以雜於羣陰之中而為剝若三則有與故雖不如二之中正而得无咎

案崔氏吳氏龔氏之說皆得文意六三不中正而辭優於二故聖人以未有與失上下明之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本義上下謂四陰　程傳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集說王氏弼曰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

○丘氏富國曰上謂四五下謂初二違去四陰而獨從剛故曰失上下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程傳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程傳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騈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

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槩五以陰居尊取后妃之象而爲貫魚以宮人寵則豈有妬害瀆亂以剝其君之尤哉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程傳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程傳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集說劉氏蛻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蘇氏舜欽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象曰剛反又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復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

以寂然至無為復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耶○朱子語類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善端之萌亦甚微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楊氏啟新曰閉關靜以養陽施命動以制陰王者於姤復用意深矣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程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集說王氏弼曰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脩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傳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陽為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所以吉也○張氏栻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遠上無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至四但言從道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至切也○道俞氏琰曰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脩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為仁矣二之吉蓋以親近初九而吉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集說郭氏雍曰剝六三乃復六四反對其義相類在剝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本義考成也 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集說王氏安石曰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於中○丘氏富國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李氏簡曰中以自考非自有降衷之性則亦不能成此德也○梁氏寅曰中以自考言以其有中德故能自考其善不善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集說楊氏啟新曰心為天君惟君能役羣動而反以羣動役與心之道相背馳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得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程傳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

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集說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朱子語類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曰然一物與他一個无妄○俞氏琰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於此○蔡氏清曰物與无妄者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為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不耕穫未富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程傳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 集說豐氏寅初曰未猶非也富謂利也不於力耕之際遽有望穫之心乃仁人不計功謀利而天德全矣其行之所以利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程傳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集說豐氏寅初曰邑人之災所謂无妄之災然無故被誣者反已無怍君子求其无妄而已禍福聽之於天悉置度外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義有猶守也程傳貞固守之則无咎也集說蘇氏軾曰固有之者取之也○王氏宗傳曰正者人之性也非外鑠我者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故曰可貞无咎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程傳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

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集說林氏希元曰既无妄而復藥則為以无妄之疾試无妄之藥反為妄而生疾矣然則所處既當於理豈可因非意之事而改圖乎○錢氏志立曰九五陽剛中正本無致疾之道而有疾焉此无妄之疾也惟守正安常以處之疾且自去而試之藥焉則必以吾之常者為非而悉反其道斯紛紛召疾之方至矣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程傳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集說趙氏玉泉曰无妄之行宜無災矣但處時之窮則有其德而無其時故有災也○何氏楷曰无妄之行猶彖傳所云无妄之往上九乾之

窮與乾亢龍義同故二小象亦同以其意於行故曰眚以其時位使然故曰災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程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藴畜人之藴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集說楊氏時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世之學者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亦烏用學為哉○丘氏富國曰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張氏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之氣皆天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程傳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傳輿說輹而不行者盖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

集說呂氏祖謙曰二以剛而居中能度其宜見也其不可自說其輿輹而不行也故曰中无尤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傳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他卦陰陽應為得此則為畜他卦陰陽敵為不得與此則為合

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

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集說

呂氏大臨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初九居健之始其健未著若童牛然禁於未發以牿閑之及其長也無所用其健豈特不暴而已安於馴柔可駕而服故有喜也九二居健之中其健已具若豕之牙漸不可制六五居尊守中能以柔道殺其剛暴之氣若豶豕然其牙雖剛莫之能暴可以養畜而無虞故有慶也○項氏安世曰喜者據己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為大善故四為元吉五獨得吉而已○蔡氏清曰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程傳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

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文下亦誤加之

集說

游氏酢曰畜道之成賢路自我而四達矣故曰何天之衢亨象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崇俊良以列庶位推轂賢路使天下無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天下王於無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沈氏該曰何天之衢尚賢也大畜之時已獨居上五以柔尚之畜盛德而處上止象賢而聚王庭以天衢之亨為己之任畜道至此賢路不塞其道盛矣故曰道大行也○呂氏祖謙曰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何氏楷曰備於身之謂德達於世之謂道道可大行其亨可知象所謂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者此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程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集說朱子語類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馮氏椅曰法雷之動以慎其所出法山之止以節其所入○趙氏汝楳曰雷之聲為言語山之養為飲食言語飲食出入乎頤者也○俞氏琰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

於頤者言之曰愼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已者皆所當愼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税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程傳九動體朶頤謂其説隂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集説楊氏簡曰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朶頤則失其所謂貴矣○兪氏琰曰孟子云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又云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今初九陽德之大本有可貴之質乃内捨其大而外觀其小豈不爲人所賤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　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傳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拂頤貞三字當連讀頤之卦辭曰頤貞吉三之爻辭曰拂頤貞凶卦中惟此一爻與卦義相反故曰道大悖也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傳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吉孰大焉

集說谷氏家杰曰養逮於下則上施光是養賢及民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集說張氏清子曰五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與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集說王氏宗傳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項氏安世曰六五上九二爻皆當以小象解之六五之居貞非自守也貞於從上也故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九之厲吉非能

自吉也得六五之委任而吉也故曰由頥厲吉大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程傳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集說劉氏牧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趙氏汝楳曰獨立如巽木无悶如兌說○李氏簡曰君子進則大有爲獨立不懼可也或退而窮居則堅貞不移遯世无悶可也皆大過之事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傳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集說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錢氏志立曰以卦象論之初與四應而在下初者四之本也本弱而藉茅則敬慎之至以善處者故四之棟不至於傾也

案高以下爲基剛以柔爲本柔在下對剛在上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程傳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集說王氏申子曰老夫而女妻雖過乎常然陰陽相與以成生育之功則无不利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集說楊氏時曰棟居中而衆材輔之者也九三以剛居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此棟之所以橈也○項氏安世曰全卦有棟橈之象而九三乃獨有之全卦有利往之象而九二乃獨有之蓋九二當剛過之時獨能居柔而用中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不過故无不利也卦體本以中太強而本末弱是以為橈九三以剛居剛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為過故棟愈橈而不可輔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程傳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集說蘇氏軾曰稊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項氏安世曰二五皆無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初本也故為稊稊者木根新生之芽也過而復芽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故為華木已過而生華故無久生之理也○王氏申子曰木枯而華是速其枯老婦士夫是過乎常而為柔邪所惑○何氏楷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未甚過者也又在卦初故過以相與可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陰陽相比祇以為醜其相反如此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傳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集說蘇氏軾曰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義則不可咎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程傳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集說司馬氏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蘇氏軾曰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陸氏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王氏宗傳曰坎者水之科也故以水洊至為習坎之象上坎既盈至於下坎此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也盈科而後進不舍其晝夜之功也君子德行貴其有常而教事貴於習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俞氏琰曰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程傳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集說朱氏震曰君子處險當以正道乃可出險初六不正不能出險失道而凶也○錢氏志立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出險之道

若小人行險以僥倖則為
初六上六失道之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傳方為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集說郭氏雍曰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未出中也○許氏聞至曰君子不為險困者非能遽出於險之外也但能心安於險之中而已人在險中思旦夕出於險者求其大得君子第從其小者而求之所謂有孚心亨者以此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程傳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於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

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程傳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　集說王氏弼曰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姜氏寶曰觀孔子小象以樽酒簋貳爲句則晁氏之說以貳用缶爲句者非矣

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程傳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者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項氏安世曰水流而不盈謂不止也坎不盈謂不滿也不止故有孚不滿故中未大凡物盈則止水盈則愈行故坎有時而盈水無時而盈也○陸氏振奇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陳氏仁錫曰水流不盈纔盈便橫流泛溢五爻曰不盈象曰未大以五有中德故不侈然自大未大明其所以不盈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程傳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於獄至於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集說朱氏震曰上六無出險之才處險極之時如人陷於狴犴之中坐而省過雖上罪也不過三歲得出矣妄動求出則陷之愈深雖三歲豈得出哉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本義作起也程傳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

照言之 **集說** 王氏弼曰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孔氏穎達曰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爲照臨○朱子語類云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只是一箇明兩番作○徐氏在漢曰繼明者無時不明也照于四方者無處不照也惟其無時不明所以無處不照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集說 徐氏在漢曰敬以直內坤之德也履錯之敬是體坤之德所謂畜牝牛吉者也咎不期遠而自遠故曰以辟咎也

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集說郭氏忠孝曰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黄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一卦之美其惟六二乎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案日昃喻心德之昏也心德明則常繼昏則不能以久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程傳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案突如其來如書所謂昏暴者是也非人不容之自若无所容爾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集說趙氏彥肅曰明極故憂深憂深故禍弭又麗於尊位故致吉也○蔡氏清曰味離王公也之詞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一